

青果集

香港 陈浩泉



青果集

香港 陈浩泉

2099653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北京

青 果 集

陈浩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8 $\frac{3}{8}$ · 150,000

1984年8月 第1版

1984年8月 第1次印刷

社 目: 106-214 书 号: 10309·31 定价: 1.20元

0257/13

作者简介

陈浩泉，原名陈维贤，笔名有夏洛桑、哥舒鹰等，先后任职记者、报纸编辑、电视台编剧及出版社编辑，并致力于写作。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日历纸上的诗行》（一九七三）、《青春的旅程》（一九七五）、《银海浪》（一九七六）、《华芭山村》（一九七六）、《坚强的生命》（一九七六）、《萤火》（一九七八）、《追情》（一九八二）、《海山遥遥》（一九八二）、《铜钹与丝竹》（一九八三，与原甸、秦岭雪合著）、《碧海情怀》（一九八三）、《香港狂人》（一九八三）等。其作品亦被收入广东出版的《香港作家散文选》及《香港作家小说选》。

另有诗集《第二道脚印》、《旅途诗草》及短篇小说集等将出版。

陈浩泉的作品在港澳、海外和中国内地发表、出版，其中《海山遥遥》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狂人》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目 录

(一)

“日照权”的联想	(1)
“市肺”	(3)
屋三题	(5)
被拍卖的“天才”	(8)
杜子昌与和贺英良	(10)
一个年轻书画家的死	(12)
“殉情记”不能再演	(14)
我们在都市流浪	(16)
“唔见几箩谷”	(18)
搬家是一件惨事	(20)
生命不该很贱吧	(22)
孩子与花朵	(24)
泰山、摔角、超人	(27)
铁树的根须	(29)
苗枯蕾落的悲剧	(31)
开始攀援的青藤	(33)
麻将	(35)

叫人如何“冷静”？	(37)
这笔帐该怎样算？	(39)
也谈“代沟”	(41)
水、天灾与贫富	(43)
公园半小时	(45)
辉煌的灯饰之下	(47)
春之早到	(49)
生活·理想·爱情	(51)
黄昏·海滩	(55)
洋娃娃	(58)

(二)

文艺，一种奢侈品	(62)
“文艺茶座”的联想	(64)
谈谈“青年文协”	(66)
热情，要永远燃烧	(70)
“现代”与“古典”	(72)
文人的悲哀	(74)
於梨华的酒会	(76)
忽略了客观	(77)
作家明星	(78)
作家与面包	(80)
作家的社会责任	(81)
人必须生活着	(82)
辛笛谈诗与“朦胧”	(84)

聂华苓和她的一家	(87)
访马宁	(95)
《海山遥遥》后记	(100)
北京访艾青	(102)

(三)

陈残云谈方言	(104)
粤语的阻碍	(105)
关于“三及第”	(106)
电脑研究文学	(107)
电脑写小说	(109)
“编剧如执药”	(111)
文化与商品	(113)
交流与“逆差”	(115)
警钟·深思	(117)
诗·舞·王晓蓝	(119)
桥的使命	(121)
“文化快餐”	(123)
青春的愿望	(124)
古典音乐与古装戏	(125)
不准流行曲入家门	(127)
《橄榄树》与滚动的石头	(129)
“假如……”	(131)
电视两题	(133)
鲁迅纪念书签	(137)

北京铜章	(139)
------------	-------

(四)

这是什么样的梦?	(141)
黑色是美丽的	(143)
真正黑人的歌	(145)
妇女年与凤姐	(147)
“女权运动”与文字	(149)
选美·自杀·示威	(151)
也谈“裸跑”	(153)
“美式悲剧”	(155)
植树、赎罪及其他	(157)
祝福你,海洋!	(160)
假如把火炬委托给狼	(162)
西津与“史展”	(164)
不能邮寄的信件	(166)
可能邮误的信件	(168)
日本人有好多种	(170)
绫子谈爱国心	(172)
丸木的反战画	(174)

(五)

梯的遐想	(176)
诺言	(178)

自己动手	(180)
千头万绪	(182)
鞋底、颜色、字迹	(184)
“劣根性”的一种	(186)

(六)

东京铁塔俯瞰	(188)
在日本遇到罢工	(190)
泰国大象之忆	(192)
胶林的忆想	(194)
黎刹与黎刹公园	(196)

(七)

惊蛰与“打小人”	(198)
“鬼节”	(200)
中秋夜杂写	(202)
迎兔杂感	(204)
岁晚杂想	(206)
花鼓·秧歌·英歌	(208)

(八)

杜鹃小语	(210)
杜鹃花与杜鹃鸟	(212)

高峰的杜鹃及其他	(214)
大世界,小生命	(216)
可爱的仙人掌	(218)
水仙的新姿采	(220)
水中仙子	(222)
凤凰吐火,木棉飘白	(225)
顽强的生命力	(228)
樱花,春天的心	(230)
杜鹃和樱花	(232)
漫话龙眼	(234)
漫谈榴梿	(236)
从荔枝到红毛丹	(239)
鲜花·水果·人情	(241)

(九)

智慧的《先知》	(243)
爱与婚姻	(245)
煎堆时代已过	(247)
家庭能埋葬一个人	(249)
生命的箭	(251)
给孩子买琴	(253)
美梦的延续	(255)
后记	(257)

(一)

“日照权”的联想

日前，朋友谈及“日照权”这个新鲜的名词，使我印象深刻，同时，产生了一些联想。

本来，不论阳光雨露、风霜冰雪、月色星光还是花草树木、原野山林……所有的这一切，大自然是毫无条件地对人类开放的，我们不必租、不必买，每个人都随时可享受和获得这一切的权利。

可是，自从人类有了贫富、阶级之分后，一些人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原本平等的也变成不平等了。在眼前，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有钱有势的人住郊外或半山别墅，他们当然有“日照权”、“月照权”(郊野月色特别明亮，不会被市区的霓虹灯光吃掉)、“风吹权”(简直风凉水冷)、“呼吸权”(空气清新)、“望绿权”、“望山权”、“望海权”、“望天权”、“踏青权”、(有私家花园草地)、“游泳权”(有私家泳池)、“散步权”(别墅外面往往有“私家路”，路口木牌写明“私家重地，闲人勿进”或“内有恶犬”)。……

还有许许多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全是用钱用势买来的。

穷人们可就没有这个福分啦，人们蜗居于没有一个窗

口的黑暗斗室，甚至只拥有三层碌架床位的其中一格，夜间象睡在蒸笼中似地被热气蒸煮着。他们的“日照权”、“月照权”、“风吹权”、“望绿权”、“望天权”……都只能在梦乡中去寻找。

人们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而窗子可以说是大厦的眼睛，住在没有窗口的斗室里，那不等于生活在没有眼睛的黑暗中吗？

也许，这正是天堂与地狱的分别吧！

在我们眼前，许多大自然中人类应该享有的权利已被人为地“垄断”了。

今天，香港居住问题的严重已是世界之冠。一个普通的家庭拥有一个窗的居处，那已经比许多人好了，假如能有一个向南的窗口，那就更可庆幸。

我的住处有三面窗，向南、西、北，平时可望见山和海，还有夕阳晚霞的美景。尽管地方不大，而因为一面向西，午后比较热点，但租金不太贵，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幸运的了。可是，自从向西的一边新盖起几座大厦，海很难望得见了，一抹海涛几乎从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同时，西边的天空也被那些越长越高的新大厦割去了好几块，视野同样受到了影响。还有隔邻天台一支支“傲指蓝空”的“鱼骨”，更煞风景！幸而南面的一片青山依然存在。不过，它能保存到什么时候，那也是未可预料的。

现在，许多新楼都是“H”字形的三面单边，向南的价钱较高，而望山或望海的，同样会贵些。所有享受大自然的一切权利，都要用金钱来衡度了！呜呼！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日

“市肺”

在这人口稠密的都市，交通的挤迫是众所周知的，许多人搭车采用“打冲锋”的办法，这令人皱眉。于是，在不赶时间而又路程不太长时，我就宁愿走路了。

可是，走路也有走路的难处。在大街上，行人摩肩擦背，走起来很不自由。而且，马路上的汽车风驰电掣地疾跑，四周尘土飞扬，人走在路上只能变成吸尘机了！

有时候，经过马路中心的小花圃，我走进去，希望能避避沙尘。但是，这根本不可能。看，那稀疏的一两棵小树，那单调的一两盆花草，枝叶全盖上了厚厚的一层尘垢，看上去就令人感到不舒服。

这种马路交叉点的小花圃，有人把它叫做“市肺”。这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因为这个名字确实是很贴切的。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市肺”并没有肺的功能，因为它被飞扬的沙尘占据了。它没有了绿色的清凉，没有了新鲜的空气。它已经变成了“尘肺”，变成了“石灰肺”！自己也生起病了，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怎能再为它的躯体——这个繁嚣的城市多制造一点氧气、多排除一点二氧化碳呢？

市有“市肺”，人有“人肺”。“市肺”染病难除，“人肺”染病又何尝不麻烦呀！

以前，肺病被认为是一种绝症，患上此病是一种莫大

的灾难。然而，时至今日，肺病已经完全可以医治了。只要及时求医，打针、吃药，适当地活动及休息，那么，病体很快地就可恢复健康。这种病不象癌症那么恐怖。

我看，倒是都市的“肺病”的预防是无从谈起的。医治吗？也要看用什么方法来医治，如果只是治标不治本，一样是徒劳而已。然而，要治本，首先必须明白疾病的渊源。我以为，都市的“肺病”是畸形发展并发症中的一种，只有把它最根本、最致命的病症彻底根除，这“肺病”才能随着痊愈。否则，都市的“市肺”将会永远变成“尘肺”、“石灰肺”——“肺积尘”，那就无可救药了。

在中国内地，新加坡等地的城市，比较重视绿化，人口、车辆、建筑物有较适当的安排、调度，看上去安宁静谧，象一座花园。

这种花园般的都市，“肺病”是与它绝缘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屋 三 题

有 巢 氏

香港的屋，确可叹为观止。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三种“屋”。

首先，认识一下二十世纪的“有巢氏”。

大榕树长在山崖边，在大树的分叉处与山崖之间架上木板，撑着木柱，一间木屋就在树上搭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家。我认识这个家的主人，他的一家曾经心惊胆战地在这树上的“巢”中度过了一个个风季、雨季，有时，甚至要担心头顶上的危石。然而，一场场灾难到底都给他们熬过来了。他们随时准备着灾难的来临。

还有一家“有巢氏”，他们的“屋”凌空地搭在几棵大树之间，树干就是“屋”的支柱。“屋子”在这里建搭时，四周是一片荒凉的山野。主人在这儿搭了“屋”，也开了山，种上了蔬菜和果树。于是，数年之后，附近的木屋渐渐地多了起来，交通也方便得多了。但是，作为“开山牛”的这六口之家却被迫迁走了！

在地面，他们没有一英寸立锥之地，在空中，勉强地找到了一隅栖身之所，而现在，这“空中楼阁”也将破灭

了。

何处是汝家？

穴居人

一个山洞，里面的主人不见了。而不久，新的“洞主”来了，据说他是个三行工人。

在现代化的都市中，有洞穴营居的人已是怪现象，专为人建造高楼大厦的三行工人要住山洞，这更是个莫大的讽刺！

这山洞的主人早出晚归，为两餐而奔波着，洞中只见破烂的木“门”和粗陋的炊具。

还有个山洞，是战时的防空洞，这里面住着人和羊。

木屋被拆了，可怜的老人无处栖身，只好住到这防空洞里。洞中已积满了泥土，他挖了十多天才把泥土挖完。在洞外遮上木板，“窗口”有了，但洞中水滴如雨，怎能安居？可是，不住这“水帘洞”又到哪里去呢？

这个山洞住着人，隔壁的山洞住着十几只山羊，为养活这些羊，老人每天要到外边去割草、乞集残羹冷菜。而每逢雨天，不能外出，洞外大雨，洞内小雨，岂有一刻安宁！

高楼华厦的前面，有着这以洞为家的穴居人。

登陆艇

不是“水陆双栖”的登陆艇，但是，事实上它是抛锚

登陆了，变成了“屋”。

“屋”的主人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她一家原是靠打鱼为生的，他们有一艘渔船。香港沦陷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女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一九六二年“温黛”袭港，渔船给狂风骇浪吞噬，全家都葬身鱼腹，只有老太婆一人被救了起来。

船毁了，家破了，人也亡了！老太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曾到街上行过乞，后来才赎了一只破小艇在“艇屋”区摆渡，每日赚一元八角度日。可是，祸不单行，不久后，破烂的小艇漏水了，再无法载人，人们才帮忙把它拖上岸来。老太婆用一张破帆布往船顶上一盖，这就是她的“屋”、她的家了。这以后，她在附近以穿鱼饵为生。

在生活的逆境中，她搏斗着。

* * *

在这二十世纪的摩登都市中，有电眼边的土地神牌，也有寺堂中的喃喃唱片。而“有巢氏”、“穴居人”及“登陆小艇”也同样出现在这都市中！

——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